

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 此言膚腫病內經槩言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

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裏水之狀而不分別為言然而病因不同則治

法迥異師故立五名以為大綱而脈證標本變化之微詳悉於下

風水之脈證 其脈自浮 浮為外證 骨節疼痛 風尚在惡風 皮水之脈證 其脈亦浮 外證 肘腫按之沒指

其邪既去經而在 不惡風 在皮外實如鼓 腫在皮外而 不渴當發其汗 汗從汗解 正水之脈證 其脈沉而

皮間既去經故 不惡風 在皮外實如鼓 腫在皮外而 不渴當發其汗 汗從汗解 正水之脈證 其脈沉而

脈沉水屬陰 三陰結而下焦陰氣不復與胸中 外證自喘 喘為此證之目 至目窠如蠶 兩腰 石水之脈證

聚於下 其脈自沉 水在下而不傷中 氣中未虛 冷故但沉 外證少腹滿而不喘 不喘為此證之目 與正水 黃汗

之脈證 其脈沉遲 心受邪 身發熱 熱傷在胸 滿陽部之邪 四肢頭面腫久不愈 榮氣不通 必致癰膿 此於

水邪內鬱故 其脈沉遲 心受邪 身發熱 熱傷在胸 滿陽部之邪 四肢頭面腫久不愈 榮氣不通 必致癰膿 此於

五條分晰其脈證也

試詳風水之證而脈浮而洪浮則為風 風者天之氣也 洪則為氣 氣者人之氣也 是風氣相搏 若風強於氣則氣從風而侵為

別其相似之病 脈浮而洪浮則為風 風者天之氣也 洪則為氣 氣者人之氣也 是風氣相搏 若風強於氣則氣從風而侵為

癰疹身腫為癰癢者稍疎淺為泄風久蟲則生為痼癰 若氣強於風則風從氣而鼓為水 水脹成滿 腫難以俛仰 若風氣

兩相維繫而水流從身體洪大腫風乃其證今因汗惡汗出乃愈惡風則屬虛 虛無有疑議故 此為風水 夫彼不惡風

者表無小便通利相搏也 上焦有寒其口多涎 返而為濕所致 此為黃汗 此詳風水之 病源且風水病最

與黃汗相似故節末又鄭重以分別之 風水脈浮黃汗脈沉 而易知師故未言之

風水中有變異者不可不知也 寸口脈沉滑者 但見水脈中有水氣 似屬上水然高顛面目腫大 故身中 有熱證 風之脈浮也 水之脈滑也 今也 寸口脈沉滑者 但見水脈中有水氣 似屬上水然高顛面目腫大 故身中 有熱證 未變之初無不可先正其為浮而 名曰風水 視其人之目窠上微腫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欬也 此正水之 按其手 足上陷而不起者 知非正水而為氣水矣 曰風水 此言風水證雖有變異而真面目不可掩也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 實證也 今反不疼即與陰邪 身體不為反為 重正水也不為疼而為 痼疾其為風也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 此言膚腫病內經槩言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

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而不分別為言然而病因不同則治

法迥異師故立五名以為大綱而脈證標本變化之微詳悉於下

風水之脈證 其脈自浮 浮為外證 骨節疼痛 風尚在惡風 皮水之脈證 其脈自浮 外證 附腫按之沒指

其邪既去經而在 不惡風 在皮外實如鼓 腫在皮外而 不渴當發其汗 水從汗解 正水之脈證 其脈自沉

皮間既去經故 不惡風 在皮外實如鼓 腫在皮外而 不渴當發其汗 水從汗解 正水之脈證 其脈自沉

脈沉水屬陰 三陰結而下焦陰氣不復與胸中 外證自喘 喘為此證之目 至目窠如蠶 兩腰 石水之脈證

聚於下 其脈自沉 水在下而不傷中 氣中未虛 冷故但沉 外證少腹滿而不喘 不喘為此證之目 與正水 黃汗

之脈證 其脈沉遲 心受邪 身發熱 熱傷在胸 滿陽部之邪 四肢頭面腫久不愈 榮氣不通 必致癰膿 此於

水邪內鬱故 其脈沉遲 心受邪 身發熱 熱傷在胸 滿陽部之邪 四肢頭面腫久不愈 榮氣不通 必致癰膿 此於

五條分晰其脈證也

試詳風水之證而脈浮而洪浮則為風 風者天之氣也 洪則為氣 氣者人之氣也 是風氣相搏 若風強於氣則氣從風而侵為

別其相似之病 脈浮而洪浮則為風 風者天之氣也 洪則為氣 氣者人之氣也 是風氣相搏 若風強於氣則氣從風而侵為

癰疹身腫為癰癢者稍疎淺為泄風久蟲 為癰癢若氣強於風則風從氣而鼓為水 水脹成滿 腫難以俛仰 若風氣強

兩相維繫而水流從身體洪大腫風乃其證今因汗惡汗出乃愈惡風則屬虛 虛無有疑議故 此為風水 夫彼不惡風

者表無小便通利相搏也 上焦有寒其口多涎 返而為濕所致 此為黃汗 此詳風水之 病源且風水病最

與黃汗相似故節末又鄭重以分別之 風水脈浮黃汗脈沉 而易知師故未言之

風水中有變異者不可不知也 寸口脈沉滑者 但見水脈中有水氣 似屬上水然高顛面目腫大 風為陽邪 有熱證 風之脈浮也 水之脈滑也 今也 寸口脈沉滑者 但見水脈中有水氣 似屬上水然高顛面目腫大 風為陽邪 有熱證 屬風其沉亦將變而為浮 而名曰風水 視其人之目窠上微腫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欬也 此正水之 按其手 未變之初無不可先正其水而為氣水矣 風水 此言風水證雖有變異而真面目不可掩也 足上陷而不起者 知非正水而為氣水矣 風水 此言風水證雖有變異而真面目不可掩也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 實證也 今反不疼 即與陰邪 身體不為反為重 重則便知其為而為痠 痠則便知也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風水渙於外其人不可不渴病在外者宜汗故汗出即愈此為風水此外另有惡寒者此為極虛之證發汗得之亦另有芍藥甘

水之例更前證渴而不惡寒者渴似風水而於不惡寒處得其機關知非病層而此為皮水其身體腫而冷狀如

周痺蓋以周痺為寒濕痺其陽皮水為○若前證胸中氣窒室作不能食行則反聚痛至暮為陰躁而不得眠

明是入水傷心塞鬱此為黃汗○若前證之痛在骨節脈證却非邪已入恐皆不可發汗此言風水中有類太陽脈

受其熱其證全在於胸此為黃汗○若前證之痛在骨節脈證却非邪已入恐皆不可發汗此言風水中有類太陽脈

而不出太陽證者又有相似而實為皮水者有相似而實為黃汗者有相似而並非皮水黃汗實為肺脹者師分

別其證未出其方後人補以越婢加朮湯亦未甚周到節末以渴者下利者小便數者戒其發汗大有深意

或問前二條云風水外證骨節疼此言骨節反不疼身體反重而疲前條云皮水不渴此云渴何也曰風與水合

而成病其流注關節者則為骨節疼痛其浸淫肌膚者則骨節不疼而身體疲重由所傷之處不同故也前辭云

皮水不渴者非言皮水本不渴也謂腹如鼓而不渴者病方外盛而未入裏猶可發其汗也此所謂渴而不惡寒

者所以別於風水之不渴而惡風也程氏曰水氣外留於皮內薄於肺故令人渴是也

有溫熱鬱於裏為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分別處在於黃若黃而汗出亦黃則為其脈而不浮沉鬱故小便不利積

於外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不因此自利亡其津液亡故令渴越婢加朮湯主之此又

從風水外而言裏水也尤在淫云越婢加朮是治其水非治其渴也以其身面悉腫故取麻黃之發表以其腫

而且黃知其濕中有熱故取石膏之清熱與白朮之除濕不然則渴而小便利者而顧犯不可發汗之戒耶或云

此治小便利黃腫未去者之法越婢散肌表之水白朮止渴生津也亦通

又有兼宿疾而致跌陽因水蓄於下氣伏脈亦當伏今反緊緊則為寒本自有寒疝腹中痛醫不溫其反下之陽

傷重即胸滿短氣而水病大作所以然者陽以下而傷則決潰無權水不行跌陽脈因水而當伏今反數數則為熱本

自有熱熱則消穀而小便數今反不利日積此欲作水所以然者陰虛無以配陽此言水病人別有宿疾當從

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 徐忠可云此段論正水所成之由也謂人身中健運不息所以成雲行雨施之用故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人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故寸口脈主上猶之天道必下濟而光明故曰陰生於陽跌陽脈主下猶之地軸必上出而旋運故曰衛氣起於下焦今寸口脈浮而遲浮主熱乃又見遲遲者元氣潛於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潛脈是熱為虛熱而潛為真潛故曰熱潛相搏名曰沉言其所下濟之元氣沉而不復舉非沉脈之沉也今跌陽脈浮而數浮主熱乃又見數數者衛氣止於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止脈是客氣為熱而真氣為止故曰熱止相搏名曰伏言其宜上出之衛氣伏而不能升非伏脈之伏也從上而下者不返而終沉從下而上者停止而久伏則旋運之氣幾乎熄矣熄則陰水乘之故曰沉伏相搏名曰水見非止客水也恐人不明沉伏之義故又曰絡脈者陰精陽氣所往來也寸口陽氣沉而在下則絡脈虛小便者水道之所從出也跌陽真氣止而在下氣有餘即是火火熱甚則小便難於是上不能運其水下不能出其水又馬能禁水之胡行而亂走耶故曰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水者即身中之陰氣合水飲而橫溢也沉伏二義俱於浮脈見之非真明天地升降陰陽之道者其能道隻字耶此仲景所以為萬世師也 次男元犀按仲景此節深文奧旨得徐忠可此註如暗室張燈大有功於斯道但有論無方讀者每苦無下手工夫先君從原本上下文搜討得其要緊從經方中加出一味名消水聖愈湯授政有先叔屢試屢驗奉為枕祕厥後此方刻入時方妙用中彼時一齊眾楚無一人能發其旨以致無上名方反為俗論所掩已卯秋先君以老歸田重訂舊著命余讀之後頗有所悟遂於時方妙用中一節錄此方並方論附於本節之後第方中天雄難得不妨以附子代之茵桂絕無佳者不妨以桂枝尖代之方用天雄炮一錢牡桂去皮二錢細辛一錢麻黃一錢五分甘草炙一錢生薑二錢大棗二枚知母去皮三錢水二杯半先煮麻黃至二杯去上沫次入諸藥煎八分服日夜二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水盛者加防己二錢天雄補上焦之陽而下行入腎猶天道下濟而光明而又恐下濟之氣潛而不返故取細辛之一莖直上者以舉之牡桂煖下焦之水而上通於心猶地軸之上行而旋運而又恐其上出之氣止而不上故取麻黃之勇往直前者以鼓之人身小天地惟健運不息所以有雲行雨施之用若潛而不返則氣不外濡而脈絡虛故用薑棗甘草化氣生液以補絡脈

若止而不上則氣聚為火而小便難故以知母滋陰化陰以通小便且知母治腫出之神農本草經而金匱治歷節風脚腫如脫與麻黃附子並用可以比例而明也此方即仲景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加知母一味主治通脉可知經方之變化如龍也

正水病在將成未寸口脈弦而緊緊為寒弦則衛氣為寒所不行衛氣不行則即惡寒衛氣不行則水液不運而沽流走於腸間腸間者腹中此言水病之初成責在衛氣以寸口主乎衛氣也意者寒從外得陽氣被抑水之所由成也

正水病在既成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為痛沉則為水小便即難此言水病之既成責在腎陽以少陰主腎陽也意者寒自内生而氣化不速水之所由盛也

正水之脈有恒有反不可不知蓋以水陰也陰脈得諸沉當責有水然必身體腫重方可斷其為水此脈與水之病盛則脈沉水行皮膚榮衛被遏則脈亦沉今此言正水之常脈則沉若陡然而出則為反也尤氏云出與浮迥異浮脈應沉而出者是真氣離根脫散於外此言正水之常脈則沉若陡然而出則為反也尤氏云出與浮迥異浮脈陡然而出者是外脈證相反故主死

者盛於上而弱於下出則上有而下絕無也

正水之治緩則築於夫水病人脾胃為水所犯故目下有形如卧蠶水明而面目鮮澤正水脈沉脈伏其人胃中津液水飲防提急則行其疎鑿夫水病人脾胃為水所犯故目下有形如卧蠶水明而面目鮮澤正水脈沉脈伏其人胃中津液水飲於喉舌則為消渴此皆水病先見病水成則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甚而絕者診其脈則為無有水可疎鑿其水下之俾水去則陽回此言正水病腹大小便不利脈道被遏而不出其勢已甚子和舟車神祐等丸雖為從權救急之計然虛人不堪姑試余借用真武湯溫補腎中之陽坐鎮北方以制水又加木通防已川椒目以導之守服十餘劑氣化水行如江河之沛然莫禦矣此本論中方外之方也

問曰病下利後陰液渴飲水多小便不利積於腹中而無出腹滿固事之因而腫者其何也答曰水必得此緣利過飲水法當病水若得小便自利下通及汗自出者雖聚而常行自當愈行也而年散滲淡之藥不足恃耳

此言客水成腫易成而亦易愈調其中氣則氣復而水自從利從汗而行矣有一張姓者瘡愈後日飲水數升小便不利有用四苓加不通服之三日溺時莖痛一日夜尿不及半小盞尿盆底如硃砂日更醫遍服利水之藥

形腫日增有一老醫馬姓主以濟生腎氣丸早吞五錢暮服六君子湯一服許以半月必愈服至二十餘日不效又增出不寐氣喘嘔逆之逆證病家極惱前醫之失而求治於予予診其色鼻準黃潤證其脈雖細小中而却有

又增出不寐氣喘嘔逆之逆證病家極惱前醫之失而求治於予予診其色鼻準黃潤證其脈雖細小中而却有

緩象直告之曰此證誤在前醫救在後醫止守前此丸湯並進再十日必效予無別法也病家埋怨已極誓不再服叩頭求請方予不得已以權辭告之曰前方雖佳但日服不改病氣與藥氣習以為常所以不效今且用茯苓四錢蛤蚧粉三錢燈草十四寸煎水服之三日後再服前此之藥方必另有一番好處病家喜而服之是夜小便如湧其腫亦退去十分之七皮膚中時見汗意再一服大汗如雨腫全消而神氣亦復喜告於予予令其遵馬先生丸湯之法渠弗聽從此即不服藥半月病愈體康到寓面謝時還痛說前醫之過甚矣哉醫道之弗明也詳附於此以為尤註氣內返而機自行向之鐵案亦以見醫術挾時命而行

正初則有五臟之分心火臟心水者水凌於心陽其身體重而少氣鬱而不洩不得臥煩而躁陽虛不能下交於其

人陰腫臟肝木肝水者脾氣凌肝心火傳於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肝氣橫而腸下則腹痛厥陰之氣衝逆水則時時津液微

生小便續通治肺金臟之官肺水者其統御之權故其身腫則水亂故小便難時時鴨澹脾土臟主腹而氣行四散脾

水者水氣凌脾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氣化於穀脾津液不生但苦少氣舒則小便難賴以主水而藏精其所

氣上通於心鎮心腎水者腎氣虛不能上鎮心陽之氣而水疑其足逆冷虛不能上會則其面反瘦此分晰五臟之水以補內經所未備使人尋到病根察其致病之臟而

治之不域於脾肺腎通套成方以試病則善矣

師曰諸有水者分其內外表裏而治之不腰以下腫陰為主用當利小便腰以上腫陽為主用當發汗乃愈沈自南云此以

腰之上下分陰陽即風皮正水之兩大法門也腰以下主陰水亦屬陰以陰從陰故正水勢必從於下部先腫即

腰以下腫然陽衰氣鬱決瀆無權水逆橫流疏鑿難緩利小便則愈經謂潔淨府是也腰以上主陽而風寒襲於

皮毛陽氣被鬱風皮二水勢必起於上部先腫即腰以上腫當開其腠理取汗通陽則愈經謂開鬼門是也竊謂

利水發汗乃言其常而未及其變當審實者施其常虛者施其變但治變之法欲汗者當兼補陽即麻黃附子湯

之類欲利小便者兼養其陰即括蓂瞿麥丸之類然開腠通陽而利小便必兼變法乃為第一義耳按時醫治

水病只守二方一曰五皮飲桑白皮橘皮生薑皮茯苓皮大腹皮各二錢取其以皮入皮不傷中氣之義上腫加

紫蘇防風杏仁各三錢以汗之下腫加木通防已澤瀉赤小豆各二錢以利之且氣分加白朮黃耆肉桂之類血

分加當歸川芎桃仁五靈脂之類寒加附子肉桂小茴香巴戟天乾薑之類熱如黃柏知母生蛤蚧之類諸虛合四君子湯諸實合三子養親湯輕者頗效而重者則否矣而濟生腎氣丸熟地黃四兩山萸肉山藥澤瀉丹皮肉桂車前子牛膝各一兩茯苓三兩熟附子五錢蜜丸每服三五錢百沸湯送下或作湯服此方自薛立齋極贊其妙而張景岳李士材和之至今奉為水腫氣腫等證之神丹而不知一派陰藥中雜以此少桂附亦從陰化久服必致陰霍四布水勢滔天不可救援桂製此方大為金匱罪人後醫反以此方名為金匱腎氣丸荒經侮聖大可浩歎今因沈自南有括萸瞿麥丸養陰一說余亦謂括萸瞿麥丸之用附子與腎氣丸之附子同義恐後學錯認章旨而誤用之則余亦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之流輩耳孟子云爾何曾此乎於是當知昔賢當時不得已之言也

師曰上焦主氣診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則為水腫可知水腫之必關於脾陽若跌陽脈不起水穀不化第一不化脾氣衰化而不化則水難於驚滯胃氣衰化而不化則水溢於身腫尺為陰中之少陽若少陽之脈沉而弱卑為相火之衰左尺少陰之脈微損細而為真水之虛北方龜蛇非一男子此則化而小便不利婦人此則水而為經水不通氣不行陰氣乃結之故經為血陰血滯不利則成為水名曰血分男婦之病一體惟此言正水之偏於下焦者為血分而又合上中二焦而言為寸口跌陽少陰上中下三診之全法也傷寒論金匱多用此筆法

男元犀 按此節及下一節字字金鍼宜熟玩之

師曰血分病在下焦亦與上中二焦相關屬於虛者寸口脈沉而數數則為出沉則為入出則於脾氣壅為陽實入則於陰為陰結跌陽脈微而弦微則中土本無胃氣弦則胃受木氣不得息少陰脈沉而滑沉則為病在於裏滑則為實沉滑相搏血結胞門其凝聚瘕不為經絡不通大作名曰血分 此承上節血分而言也與第八節沉則脈絡虛伏則小便難等句互相發明又合寸口跌陽少陰而見氣壅於陽胃病於中血結於陰分之則三合之則一也 男元犀 按胞為血海男女皆有之此云胞門在關元氣海之間指膀胱之位而言也 先君口傳蔡明府名本謙患水腫垂死復生驗案用澤瀉之法本於此 尤在涇云上條之結為血氣虛少而行之不利也此條之結為陰陽壅鬱而欲行不能也仲景並列於此以見血分之病有全虛者有虛中之實者不同如此

血分為男婦兼有之病而亦有專為婦人問師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師曰經水前斷後病水名曰血分此病難治而言者以婦人之病以經為主也或有先病水後經水斷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經自下尤在淫云此復設問答以明血分水分之異血分者因血而病為水也水分者因水而病及血也血病深而難通故曰難治水病淺而易行故曰易治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者脈之病人不言若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而當微效焉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水氣中原不得寸口脈沈而緊沉為水緊為積寒沉緊相搏則微水結在關元始時寒尚微年盛邪不勝不覺至陽衰之後前此所結榮衛稍相干陽就損陰加盛而結之寒微動逆腎氣上衝咽塞塞壅腸下急痛此時若以溫腎祛寒之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未得病氣雖繫而不去其病根不除復重吐之一則大下以揚其胃一則吐以傷上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大下以致決潰失職小便不利之新水穀不化或而面目焦之陽而下焦之陰火乘之以致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大下以致決潰失職小便不利之新水穀不化或而面目手足臃腫又與草薢凡下其水雖非治其病根當時如小差此後食飲過度腫復如前以胸脇苦痛蒙若發脈且其水氣揚溢時則效而喘逆者當先攻擊甘肅湯類衝氣令低而止後乃治其效湯等令其效止其喘而不治自差所以然者病根深先治新病而水病當在所後雖然治病必溯其由來也徐忠可云此言正水之成有真元太虛因誤治成水又誤治而變生新病當以治新病為急按第十二章痰飲咳嗽病有小青龍湯加減五方之法一字一珠宜參看

茲試為各證補方其風水其脈必浮確據者則在身重又合汗出惡風及前後論列諸者一見身重脈浮汗出惡未及而並出其方風水其脈必浮確據者則在身重又合汗出惡風及前後論列諸者一見身重脈浮汗出惡無疑防已黃耆湯主之若胃中不和腹滿者加芍藥之洩按此節即太陽病脈浮汗出惡風者中風證也蓋以太陽為寒水之經病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必化濕而生脹滿矣故名曰風水其證身重脈浮者內挾濕氣無疑矣故以防已黃耆湯治之張隱菴云防已生漢中紋如車輪主通氣行水耆術鮮肌散濕助決瀆之用薑棗草和榮衛補中央交通上下之氣使氣行而水亦行矣腹滿者胃不和也加芍藥以洩之濕氣篇云胃不和者加芍藥三分可知耳徐註謂為補脾之虛誤矣

防已黃耆湯水見濕病尤云風水證身重則為惡風一身悉腫風多為脈浮不渴也身原無汗而續偶見自汗出身無大熱其微熱不去越婢湯

主之 徐忠可云上節身重則濕多此第一身悉腫則風多風多氣多熱亦多且屬急風故欲以猛劑剷之 惡寒為衛虛加附子古今錄驗加木並驅濕矣

越婢湯方

麻黃六兩

石膏半斤

生薑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

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加附子一枚 風水加木四兩

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前論已詳不四肢蟲蟲動者更為皮水之證以防已茯苓湯主之 此為皮水證出其方治也

防已茯苓湯方

防已

黃耆

桂枝各三兩

茯苓六兩

甘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

三服

一身面目黃腫謂之裏水乃風水滲入肌肉非藏府之表裏也越婢加木湯主之欲迅發其汗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此為裏水證出其方治也

越婢加木湯方見上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二兩

麻黃四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甘草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

服慎風寒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屬少陰即為石浮者為風即風無水而虛脹者其病不為氣可發汗水病發其汗即已發汗之法各有脈沉者水在少陰宜麻黃附子湯脈浮者水在皮宜杏子湯 此為石水證出其方也而並言及風水與氣腫從反面掉出正旨時文有借賓定主之法漢文已開之

麻黃附子湯方

麻黃三兩

附子一枚

甘草二兩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半溫服八



合日三服

杏子湯考

開然其麻黃杏
仁甘草石膏湯

通而不厥而皮水漬而出水浸淫日久腐者厥而不順之證也蒲灰散主之

此言皮水漬爛謂之厥出其外治之方也諸家

俱作水傷陽氣而厥冷解誤矣此照錢太醫定之

蒲灰散方見清濁

問曰黃汗之證與別其名曰黃汗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脈沉自沉前此

其病源何從得之請再申言而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蓋汗出則腠理開而水之氣從汗孔而入其

然此證亦有從酒後汗出當風所致者雖無外水而所出之汗因風內返亦是水宜看芍桂酒湯主之此為黃汗

也凡脾胃受濕濕久生熱濕熱交蒸而成黃者皆可以汗出入水之氣推之也

證出其方治也尤在淫云黃汗之病與風水相似但風水脈浮而黃汗脈沉風水惡風而黃汗不惡風為異其

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則黃汗之所獨也風水為風氣外合水氣黃汗為水氣內遏熱氣熱氣發水過水與熱得交

蒸互鬱汗液則黃黃者桂枝芍藥行陽益陰得苦酒則氣益和而行愈固蓋欲使榮衛通行而邪氣畢達耳云若

酒阻者欲行而未得遽行久積藥力乃自行矣故曰服至六七日乃解又云前第二條云小便通利上焦有寒

其口多涎此為黃汗第四條云身腫而冷狀如周痺此云黃汗之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後又云劇者不能食

身疲重小便不利何前後之不併也豈新久微甚之辨歟夫病邪初受其未鬱為熱者則身冷小便利口多涎其

鬱久而熱甚者則身熱而渴小便不利亦自然之道也

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方

黃耆 芍藥 桂枝 芍藥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溫服一升當心煩服

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

黃汗之病陽微鬱而兩脰自冷身熱而脰冷為假令一身發熱此屬歷節不為黃汗也然黃汗鬱證食已汗出乃榮

熱因氣之不下通則熱而身常入暮盜汗出者乃榮中之熱乘此之發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是熱與汗俱久其身必

又若從腰以上汗出以腰下無汗是陽上通而腰下不通也故腰腿痛如有物在皮中之狀不能使捉刺而未經者則室於不能食
理而身疼重心而煩躁下而小便不利此其進退微甚之機不同如此而要此言黃汗變證不一總緣發黃本為鬱病得汗不能透徹則鬱熱不得外達所以又出一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 芍藥 甘草 黃耆 生薑 大棗 右六味以水八升

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師曰心榮肺衛寸口脈遲而濇遲者其病在榮無以寒濇者其病在衛無以熱濇為血不足之狀陽令跌陽脈微而

遲微則病其為不足氣遲則知其不足為寒診之則知其寒而氣血不足即手足逆冷蓋以陽氣起於四肢以手

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脇鳴此中純相逐氣轉勝脫榮衛俱困之勞蓋以榮衛受氣於陽明而太陽

主氣為諸陽所屬要知膀胱內主津液之灌注則陽之氣不通即身冷陰之氣不通即骨疼此陰陽之合陽前而陰

為陽中之陰外主陽熱之布護則為陽中之陽此陰陽之互相為病也此中陰陽之互相為病也此中陰陽之互相為病也

俱通則陽失惡寒陰前而陽不通則陽病不仁此陰陽之互相為病也此中陰陽之互相為病也此中陰陽之互相為病也

其氣乃散之若證資者得則失氣邪從大便宣虛者得則遺溺邪從小便湧溢而行病之所以名曰氣分 此非黃

病因黃病之脈沉上下榮衛不通等證觸類引伸而及於氣分之專證其實水與氣雖分有形無形而其源則非

二也腫與脹雖分在外在內而其病則相因也然每見病脹者以治水之法施之往往不效至腹脹而四肢不腫

名曰單鼓脹或因水病而攻破太過者有之或因宿有癥瘕積塊痞塊重加外感內傷而發者有之有日積月累

初時不覺及覺而始治之則已晚矣若至腹大如箕腹大如甕雖虛扁亦莫之何內經明脹病之旨而無其治仲

景微示其端而未立其法後人用大攻大下大補大溫等劑愈速其危而不知仲景於此節雖未明言脹病單鼓

而所以致此之由所以治此之法無不包括其中下節兩出其方一主一賓略露出鼓脹之機俾令人尋繹其旨

於言外 按沈目南以大氣二字指腫中之宗氣而言頗為得鮮俞嘉言寓意章謂人身胸中空曠如太空地氣

上則為雲火天氣降而為雨地氣始收藏不動誠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之意則雲行雨施而後滿瀆

皆盈水道通決乾坤有一番新景象矣此義首重在膀胱一經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化而出也。膻中位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洞盡容而膻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先脹而膻中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腎。腎以膀胱為府者也。腎氣動必先注於膀胱，屢動不已，膀胱滿脹，勢必奔逆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明言。腎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淨無為，而膻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膻中之氣下注，則胸中曠若太空矣。徐忠可云：仲景於論正水後，結出一血分於論黃汗後，結出一氣分何也？蓋正水由腎受邪發於下焦，下焦無為主用，故論正水而因及於經血不通。黃汗由心受邪發於上焦，上焦氣為主用，故因黃汗而推及於大氣不轉。惟上下之氣血陰陽不同，此仲景治黃汗以桂枝為君，主取其化氣而治正水以麻黃為君，主取其入榮也。石水以附子為主，取其破陰也。審其立言之次第，則立方之意不曉然耶。

病氣分大氣下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其勢亦已甚矣然不宜攻其氣而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主之此承上節

氣分之結病而出其方治也

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方

桂枝

生薑略三

細辛

甘草

麻黃略二

附子一枚

大棗十二

右

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此結之陽復散行若夫病源不同而病形相類者不可不辨而藥之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當於斯言之病因病水飲所作乃氣分之大小分別也枳朮湯主之 此言水飲以別乎氣分亦備賔以定主也

枳朮湯方

枳實七枚

白朮二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軟即當散也

附方

外臺防己黃耆湯

治風水脉浮為在表其人或頭汗出表無他病病者當下重從腰以上為和腰以下當腫及

陰難以屈伸方風濕

金匱要略淺註卷七

上海錦章書局印

黃痺病證并治第十五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痺痺者風與濕合而不去非若與中風所以然者風得濕而變而苦煩脾病者色必黃其脾以疾之熱以外行則盡黃矣此以寸口脈而不言黃痺初時之病因也

跌陽脈緊而數數則為熱胃熱則消穀緊則為寒脾寒食則為滿脾滿者必生濕是胃熱而尺脈浮為風傷於腎跌

陽脈緊為寒傷於脾是腎得風生熱脾得寒風熱寒濕相搏胃氣必歸脾脾胃脾食穀即助其熱眩暈氣而不消則胃中苦濁濁氣留下流隨若小便不通則濁雖下流而陰陽被其寒而熱流入膀胱一身之熱表裏生

身體盡黃名曰穀痺而實成於穀氣也此言跌陽脈以明胃熱脾寒鬱而成痺又言腎脈浮跌陽脈緊為腎熱脾

寒亦能鬱而成痺又歸於膀胱之不化氣以膀胱主一身之肌表不化氣則濕熱無去路而亦成痺其病雖有各

經之不同而總以脾胃為主故以穀痺結之

額上心之部也腎邪重而黑腎熱上行而微汗出手心名勞宮屬心足心名湧泉屬手足中熱酒主腎腎

勝眈為腎外府必急攝水則小便自利此得之房勞過名曰女勞痺至腹滿如水狀兩敗不治此為女勞痺而

另言其證也

脾雖黃色有因於酒者酒多濕而心中懊懣而熱熱則不能食熱上衝時欲吐酒氣熏心而味性陽故傷在上焦心為酒所困則心中懊懣而熱熱則不能食熱上衝時欲吐酒氣熏心而味

痺之證也

痺病屬腎者多而陽明病貴者脈必脈遲其胃弱可知如胃食難用飽飽則不運大發煩渴胃中填塞上下便阻頭眩者

降則於下小便必難此因穀氣鬱而生熱而非欲作穀痺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以脈遲為故也此言胃虛欲

作穀痺之證也

上言心中懊懣等證酒痺之夫病酒黃痺也周屬上焦之病而實不止於上焦必小便不利然其有確切一候日心中

證猶寸口也今且應陳之不足下熱又手不中熱也酒黃痺是其為酒痺證也酒黃痺者以心中熱或有熱去無熱

執等於穀痺之小便不通其足下熱又手不中熱也酒黃痺是其為酒痺證也酒黃痺者以心中熱或有熱去無熱

心熱則靖其言了了然亦有心中無熱腹滿為欲吐又腹臌燥則利導其法也今既腹滿而且欲吐則可下而亦不可

必其脈浮者為邪近先吐之沉弦者為邪近先下之而消息也○尚未可定也若酒痺心中熱而且欲吐之意者

機吐之則愈上言可下為無熱酒瘧而心中熱病下之則傷其下其陽明之邪乘下之虛久久為黑瘧肝病則源

目青而病面黑然雖日黑瘧而其心中熱氣如噉蒜齏狀此則陰火熱血出而為瘧血瘀於裏則大便正黑血不榮皮

膚爪之不仁此絕類女勞瘧何以知其為酒瘧也其脈浮帶弱其雖黑仍帶微黃故知之此四節言酒瘧之相傳

為病以補二條與壞等證所未備也

師曰病黃瘧濕熱也濕淫於內則煩渴發熱煩渴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不用汗解之火劫逼其汗或熱而熱相

所得然使熱不與濕合黃家所得從濕得之原不可以一下盡一身盡發熱而黃而壯熱是困大劫而令人甚熱盡

在於裏法當下之此概言黃瘧有因誤火而得之證又辨其濕熱相合者為瘧病之常獨熱在裏者為瘧病之變

使人分利論治也

瘧病將成未成必先見有一脈沉躁熱渴欲飲水飲水小便不利者水無去路則鬱於裏而為皆可下發黃

脾之部位在腹脾之脈腹滿舌痿黃胃不和則臥不安若躁不得睡是胃有熱而不和屬黃家此二節言黃之

將成欲人圖之於早不俟其既成而藥之意含言外

黃者土之色也土無定位寄黃瘧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蓋謂十八日脾氣至而虛治之者當十以上即瘧不端

王於四季之色也土無定位寄黃瘧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蓋謂十八日脾氣至而虛治之者當十以上即瘧不端

論十八日之外乃妙也若反劇為應期而王難治此言黃瘧之愈有定期欲醫者期前而速治也按沈自南云此取陽

病陰和陰病陽和為大綱也十八乃三六陰數之期也十日二五陽土之數也黃瘧乃濕熱鬱蒸陽邪亢極脾陰

大衰故治之復候一六二六三六陰氣來復制火之期而為定期若至十日以上土陰氣復則當瘥而反劇者乃

脾陽亢極陰氣化滅故為難治此雖非正解亦互相發明

瘧病是鬱熱瘧而渴者內熱更甚其瘧難治瘧而不渴者熱從外宣內其瘧可治發於陰部氣之逆其人必嘔發

陽部表為陽表其熱其人振寒而發熱也此以渴不渴別瘧之難治可治以嘔與寒熱辨黃之在表在裏也今試為瘧

穀瘧之病其初多病寒熱則不食寒熱止時食即斷而頭眩塞而心胸不安濕熱不解久久身發黃為穀瘧以茵陳

蒿湯主之此為穀瘧證而出其方也徐忠可云前第一段論穀瘧不言寒熱而有小便不通第二段論穀瘧不

言心胸不安而有小便必難此獨不言及小便蓋穀瘧證亦有微其不同前所云小便不通此勢之甚急者也所

金匱要略卷之七黃瘧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云陽明病脈遲者小便必難乃既見陽明證而因脈遲挾虛以致不運此表病中之間有者也若此云寒熱則非二三日之病矣不食食即頭眩則雖眩而食未嘗斷可知矣故曰久久發黃見遲之又久乃相因而為病其勢漸而緩則小便亦未至不通耳然觀方下註云一宿復減此亦必小便不快而腹微脹可知但不必專責之耳發黃三證止出一方蓋陽明病一至發黃則久暫皆宜開鬱解熱故此方實為主方若陰黃則後人以附子合茵陳乃此方之變也按心胸不安與酒瘰之心中懊懣亦不同彼因心中熱至有無可奈何之象此言不安僅微煩也即陽明脈遲證所謂發煩頭眩耳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細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

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凡發熱而不惡黃家當中國之日晡所應其發熱而反惡寒此非陽明為女勞得之此中時氣加注於膀胱而時氣寒為陽明病若黃家時名曰晡所應其發熱而反惡寒此非陽明為女勞得之此中時氣加注於膀胱而時氣血注於骨也勝脫必急勝脫既少腹亦滿其身雖盡黃而額上獨黑一身雖盡黃而額上獨黑作黑瘰然其中猶有可疑者腹其腹脹而非水如水狀大使必變黑而時溼此女勞之病腎熱而脾濕水不行病也但證腹滿者為陽氣併難治以硝石礬石散主之此為女勞瘰出其方治也立論獨詳所以補前之未備也硝石礬石散方

硝石礬石散方

硝石 熱黃

礬石 燒等

右二味為散大麥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

是其候也

酒瘰前論已詳似可心中懊懣為此證節或熱痛為此證中之梔子大黃湯主之 此為酒瘰而出其方治也

梔子大黃湯方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枳實 五枚

豉 一升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諸凡病黃家小便為濕熱交鬱而成但利其小便下氣通則諸假令脈浮則氣病全歸於表分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此以下皆治正黃瘰方也徐忠可云黃瘰家不獨穀瘰酒瘰女勞瘰有分別即正黃瘰病邪乘

虛所著不同予治一黃瘰百藥不效而垂斃者見其偏於上令服鮮射干一味酌許而愈又見有偏於陰者令服鮮益母草一味數劑而愈其凡有黃瘰初起非係穀瘰酒瘰女勞瘰者輒令將車前根葉子合搗取自然酒服數碗而愈甚有臥床不起者令將車前一味自然汁數盞置牀頭隨意飲之而愈然則汗下之說亦設言以啟俗其可無變通耶

桂枝加黃耆湯方見水

諸黃緣濕熱經久變為堅燥譬如蠶起濕合熱辭而成黃熱久則濕去而乾也緒膏髮煎主之此言黃瘰中另有一種燥證飲食不消胃脘有燥屎

者而出其方治也徐氏謂為穀氣實所致并述治友人駱天游黃瘰腹大如鼓百藥不效服緒膏髮煎各四兩一劑而愈按此條師止言諸黃二字而未詳其證余參各家之說而註之資未愜意沈自南註浮淺又極附會余素不喜惟此條確有悟機姑錄而互參之其云此黃瘰血分通治之方也寒濕入於血分久而生熱鬱蒸氣血不利證顯津枯血燥皮膚黃而晦晦即為陰黃當以緒脂潤燥髮煎入血和陰俾脾胃之陰得其和則氣血不滯而濕熱自小便去矣蓋瘰皆因濕熱鬱蒸相延日久陰血必耗不論氣血二分皆宜兼滋其陰故云諸黃主之

緒膏髮煎方

緒膏半斤

亂髮如雞子大三枚

右二味和膏中煎之髮消藥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

黃瘰病藉其常用表裏兩解法者以茵陳五苓散主之若夫脉沉腹滿在裏則為大黃硝石湯證脈浮無汗在表則為桂枝加黃耆湯證矣壽如此方非治黃適用之方

此為黃瘰而出表裏兩解之方也徐云治黃瘰不貴補存此以備虛證耳

茵陳五苓散方

茵陳十分

五苓散五分

右二味和先食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黃瘰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裏實也黃瘰自汗出也此為表和裏實者當下之宜大黃硝石湯此為黃瘰而出其

裏實之方也視梔子大黃及茵陳蒿湯較峻

大黃硝石湯方

大黃

黃柏

硝石各四

梔子十五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納硝更煮取一

升頓服

黃瘰病實熱者小便赤短若小便色不變而欲自利其無內熱確鑿腹滿而鳴非裏實氣盛乃為虛滿不可以寒下除其熱

熱除則必作寒而噦噦者宜先調其胃降其逆小半夏湯主之此為黃瘰之虛證誤治增病而出其救治之方非謂

小半夏湯即能治黃瘰也後人以理中湯加茵陳蒿頗有義

小半夏湯方見痰

諸黃腹痛而嘔者少陽之本邪壯土也宜柴胡湯此言黃瘰有土受木尅之證以柴胡湯治其嘔痛亦非謂柴胡湯治諸黃

也止言柴胡湯未分大小意者隨見證而臨時擇用也

柴胡湯方

男子黃小便自利知非濕熱交陽之黃而為土虛其色外現之黃當與虛勞小建中湯此為虛黃證而出其方也黃證不外於鬱虛得補

則氣暢而鬱開鬱開則黃去矣單言男子者謂在婦人則血分有熱正未可知又當另有消息也尤在涇云黃

瘰之病濕熱所鬱也故在表者汗而發之在裏者攻而去之此大法也乃亦有不濕而燥者則變清利為潤導如

豬膏髮煎之治也不熱而寒不實而虛者則變攻為補變寒為溫如小建中之法也其有兼證錯出者則先治兼

證而後治本證如小半夏及小柴胡之治也仲景論黃瘰一證而於正變虛實之法詳盡如此其心可謂盡矣

附方

瓜蒂散治諸黃疴嘔按刪繁方云服訖吐出黃汁亦治脈浮欲吐者之法也

千金麻黃醇酒湯治黃瘰

麻黃三兩右一味以美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頓服盡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第十六

寸口脈動而弱為驚悸之主脈也驚動即為驚悸自內傷氣弱則為悸與悸而並見者有驚與悸而各見者此

言驚屬外一邊悸屬內一邊驚悸並見為內已虛而外復干之也

師曰以上越而妄出者由肝腎之鬱熱通之也若其人尺脈浮則知腎有目睛暈黃則知肝有蓄熱矣衄未止若暈

